

## 新民晚报

也不知有多少年了,反正是很多年很多年,有钱和没钱的,有地位和没地位的,有修养和没修养的,都误解了他,还欺侮了他。

他非常不善言辞,他的名字一点没有文化,和阿狗阿猫类别相同,他是个完全的“劳力士”(体力劳动者),毫无技术含量。谁都没听他说起过人生的意义,以致谁都没有细细想过他存在的价值,而只是自以为是地从一个几乎谁都可以看起定的角色思维之中。

人人叫他阿王,在他的个人履历中,看到了他一生一世只做了一件事情,而且还常常被批评没做好。对了,阿王只会揉年糕,还看不到主人满意的眼色。于是“吃力不讨好,阿王揉年糕”,像历史典故一样流传下来了。

细细回忆少年时期对“吃力不讨好,阿王揉年糕”的最初认识,很有可能是来自父母亲的自责。

有一年春节前,家里掸尘大扫除。已经收工了,母亲还要锦上添花,在不完美的生活里追求完美。五斗橱收音机上有匹白色的瓷马,母亲看到瓷马的镂空处有灰垢,拿一条细布搽进去……世界上总是有一不小心的结果恭迎着一不小心的事情:白瓷马滑落到五斗橱上,尾巴断了。母亲很自责:我是吃力不讨好,阿王揉年糕啊……父亲则拿了胶水为白瓷马“断尾再植”。

五六十年的孩子,都是做家务出身。年纪尚小,便会买菜烧饭,却是常常把事情做错。父母亲也常用“吃力不讨好,阿王揉年糕”作为批评。这批评像夹心饼干,夹在批评里的是对孩子爱劳动的表扬。

我们没有揉年糕的体验,但是我们有吃年糕压年糕的经验。有些年糕,大小均匀、有棱有角,是机器轧出来的,吃口硬而粗。以前宁波亲戚会带来年糕,条形不匀,弯七弯八,卖相很差;不过我们识货的,手工年糕,吃口糯而细滑。现在店里也有买了。

所谓手工的过程,就是揉。一柄

18磅铁锤般的木榔头,已然暗黄且微微泛红,是上一代传下来的,那就是揉年糕的工具了。煮熟的饭,不是一小锅,是上百斤,倒在石臼中;阿王之类,木榔头一记一记抡下去,这就是揉了。把饭揉成糝,揉得越稠,年糕越是细滑。揉年糕要用力气,是无数次重复的力气活。

揉年糕是后院的苦劳力,而非前台的营销,更不见大厨的手艺。阿王揉年糕用了多少力气,出了多少汗,没人看得见,也是没有人有兴趣看见的。我们吃得出手工年糕细腻糯滑,恐怕没有人吃得出阿王的汗水也滴落在年糕里,更不会想起阿王。

阿王是现在常常被挂在嘴上的工匠。

把阿王揉年糕这件事,比之于任何一项伟大的职业甚至崇高的事业,是一点都不逊色的。宁波年糕,是因为有阿王而出名的。

只因为阿王是底层的“劳力士”,揉年糕就被嫁接到了“吃力不讨好”这棵老树桩头上,怎么会开出艳丽的花?于是也就没什么人想做阿王了。

许是没人愿意做阿王,以致这个揉年糕的“劳力士”,是姓王还是姓黄也说不清了。有个说法是,揉年糕的是黄胖不是阿王;黄胖是生了肝病而水肿的人,年糕没揉好,黄胖先跌倒。

市井这口井,是有地域局限的,也就是说,市井俗语或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我比较倾向于是阿王而不是黄胖。

年糕是江南的特产,而江南又是“阿X”的故乡。阿王,阿什么的,遍布江南水乡小镇,男男女女的小名很多都是以“阿”做前缀的。阿三,阿龙,阿珍,阿香,还有阿Q……年糕既是江南的特色,也就是江南家家户户的阿狗阿猫来匹配的。

或有人说,阿X之类的小名很普及。那我们去到北方找找。栓子,嘎子,冬子,墩子;翠儿,巧儿,秀儿……没有了阿X。同样以“狗”作小名,江南是阿狗,苏北是小狗子,北方便是狗儿。这些事情,阿王自己是不知道的。

几近九十岁的父亲,爱摆弄花草,局促的窗台上,挤挤挨挨摆放着各色花盆。如今,父亲腿脚有些不利索,身板还算硬朗。

那日,我为他送去一瓶养生酒,也没多聊几句话,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,扭身便走。隔三岔五为老两口送些蔬菜瓜果,是我孝敬父母的惯例,否则,总感觉心里不安。

凌晨,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。母亲在电话那头哭哭啼啼说,父亲突然昏迷不醒。父亲被

送进医院急诊间,我差不多也赶到

了。医生稍作检查,断定父亲急性脑梗,且怀疑在中枢部位,示意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整个上午,脑电图、核磁共振、心电图、胸部拍片,一串检查下来都很正常,但父亲仍昏昏不醒。无奈,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。两天过去了,父亲仍昏昏沉沉,医生也没查出个究竟。按说,父亲除了高血压,平常都很正常。那日给父亲送养生酒,父亲躬身面对窗台那盆仙人球喃喃自语,像是老熟人之间对话,也没见他异样。

我问母亲,那晚他睡前有何异常?母亲告诉我,睡前,父亲握住她的手,说了许多暖昧的话,然后说头疼,服了一把药入睡。我拿着药瓶细看,是氯沙坦和硝苯地平一类降压片。

第三天,父亲苏醒了,只是烦躁不安,神志模糊,“哼哼啊啊”闹得慌,一连十几天不吃不喝。医生为他插了鼻管灌食。他的肺

部渐渐感染,身上起了褥疮,为了让父亲尽快康复,我把他送进一家离家不远的康复医院。

父亲那间病房有四个老人瘫在病榻,全凭一个护工料理。护工是个来城里打工的高个男人,人称大刘,目字脸盘黝黑,卧蚕眉下挂着一双小眼,腮帮挤出笑窝,像是看出我的担忧,说了一通安慰我的话。同去的小妹与他加

了微信,为他点去数百元的红包,拜托他照顾父亲。

大刘满脸堆笑,说会照料好老父亲,转身抓起一把大号针筒,将小妹送来尚有余温的藕粉糊吸附进针筒内,接上父亲的鼻管,推注、吸附,再推注,脸上毫无表情,手势麻利,那一刻我鼻子酸酸的,扭头便掉了眼泪。

每次探望父亲,大刘照例抢在医生前给我们道喜,说父亲恢复得很快。小妹告诉我,幸亏她有先见之明,每日给大刘发红包,人家才卖力用心照料老爸。

接父亲回家那天,大刘来病房帮着一道收拾东西,父亲朝大刘睨一眼,临别,连招呼也没打。大刘朝我耸了耸肩,有点尴尬。

回家后,父亲嘱咐我,快去给一面锦旗。我问要送那个大刘吗?父亲没好气道:“我脑子还没坏脱,我要感谢帮我康复的小张医生!”

“我们没少给大刘发红包,人家待你不好吗?”

“你以为钱能买通人情?人家可没领那个情。有次,我尿急唤他,他吱声正在午餐,硬让我撑着,憋了我两个钟头。倒是你们没见的那个小张医生,帮我做康复运动,每次都俯身同我说话,年纪轻轻的,很有教养。我要感谢医院有这样的好医生!”

说完,父亲转身端视那盆褐色仙人球,问我:“你知道仙人球最怕什么?”我懵懂语塞。“怕冷!”父亲没让我思索,借着话题说眼前,“人有些像仙人球,环境糟点没啥,就怕冷漠。”我望着父亲苍老的脸,蓦然想到多年后的自己,似乎听出了他的话外音。

那日,我陪父亲去一家洗浴中心搓澡,擦背、扞脚、按摩,父亲像换了个人,神情矍铄。回家,父子俩聊了大半天话,回忆从前一起去郊外捞鱼虫和抓蟋蟀的情景,父亲像个孩子乐呵呵开怀。突然,父亲将视线移向那盆仙人球,脸色一阵阵发红,口中嗫嚅道:“其实,我是怕拖累你们,让你们操心老的,想想也这把年纪了,所以那晚我换吃了一把安眠药,想了一百了。哎,不应该啊,反而给你们添这么大麻烦!”

那一刻,我没惊讶,却

油然替自己悲悯。老了,难道本该志趣落寞、神情颓废?我们在意老人的日常起居,吃喝拉撒,却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,就像每个礼拜都要为父母送上一点小生活物资,算是完成一件工作,就没想同他们聊几句家常,说几件往事,在乎老之所爱,事父母,“不敬,何以别乎?”

回家路上,我总觉得落下一样东西,蓦地,我给抢救父亲的唐医生发去微信:“父亲已经康复,感谢您和团队的医治,向您报告,当初父亲的病状系服了过量安眠药所致,这也许对您有用,给您添麻烦了!”须臾,那头回来五个握手的表情。

疫情封控期间,父亲钟爱的那盆仙人球突然开花,父亲说,仙人球一辈子也许只绽放一天,他让近在一个小区陪护岳母的妻子去他那儿赏花,妻子拍了图片发我,替我送上祝福,她说,比仙人球花儿更灿烂的是父亲的笑容。

## 阿王的忍辱前行

马尚龙



## 执勤人员的分外事

费平

如今乘坐地铁,你不用担心出站后不认识路,只要问一下服务中心,工作人员就会告知你从几号口出,从而不会走冤枉路。即使你要去的地方离地铁站较远,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几号口出来朝哪个方向过几条马路。

然而,向马路上的执勤人员、协管员问路有时候就不那么顺利了。那天我出地铁2号线川沙站问一执勤人员,去新川路怎么走,回答“不清楚”。之后经一快递小哥指点方知晓,只过了一个红绿灯拐进去便是。无独有偶,前几天在西藏中路人民大道问一执勤人员哪里可乘49路?他开始回答“不知道”,后见我撑着伞、拎着包,便说帮我手机上查一下。之后,他手一指说:“喏,就前面那个车站!”我走过去,目测了一下,车站离那位执勤人员位置也就20米来远。

可能有人会说,执勤人员或协管员不熟悉路很正常,他们有些是负责安保问题的。其实我认为,执勤人员和协管员每天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可能就是诸如问路之类的。虽然这可能是他们的分外事,但对群众来说就多了一份方便。再说,对周边环境熟悉,在发生一些情况时也会有很大帮助。因此,衷心希望执勤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时,也能揽上一些为民服务的分外事,让市民的出行更加方便、畅通。



## 灯笼

## 福寿之宝

王文明



炎炎的夏日又到了,怎么才能祛暑?有人觉得祛暑就是清热,真的是这样吗?

要想搞清这个问题,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暑热?暑热不同于普通的热。它的伤身之处也远大于普通的热,为什么这么说呢?首先暑热耗伤阳气,其二暑热往往伴随着暑

湿。而寒凉之品虽可清热,但也会伤伤阳气,变虚了的阳气,再加上寒凉之性,就更为加重湿气,祛暑的矛盾也就此产生了。到底该怎么祛暑呢?宏观上说,要遵循春夏养阳的大法,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做战术的微调。

我们先来讲讲春夏养阳。很多人不理解夏天已经很热了,还要补阳气,那不会更上火吗?的确,补阳补气会使人易上火,但现在随着电扇空调的普及,几乎每个人的夏天都在经历一场阳气的折损,中医讲“寒凉直折阳气”。这就更需要人们在夏天借助温性的药物,预防人造低温对身体的损伤。夏天祛暑要用温性的药物或食物,还因为夏天潮湿,人的湿气也随

加之重,而湿气是阴性的,要想祛湿,必须用温性的药物去蒸发,就像把湿衣服变干,要丢去日晒,要丢去烘烤是一个道理,从中医外治手段上讲,夏天很多人热衷于疏通经络、温

量级的药物或者食物。这也是中国传统的祛暑饮品——酸梅汤的配方原因。酸梅汤里会用到乌梅。乌梅是青梅经炮制而成的,随着颜色的加深,青梅的寒凉之性大减,但酸性保留了,酸味有收涩的作用,所以乌梅能减少夏天过度的出汗,同时还能改善寒邪导致的大便溏薄。比如说夏天吃了生冷的东西,很多人会大便溏薄,那么乌梅在这里就起到了封堵的作用,这个封堵也就客观上维护了身体的阳气。

大家如果自己做酸梅汤的话,还可加入陈皮,陈皮是温性的,能燥湿健脾,夏天舌苔容易厚腻,陈皮

阳祛湿的针灸治疗,它就是春夏养阳的代表。祖国的针灸分成两个部分,第一个是针,第二个是灸,无论是针刺还是灸都是可以祛湿气的。针刺是通过辨证后选取相应的穴位进行针刺治疗,从而疏通经络,调动气血运行,达到行气利湿、健脾调气的目的,因为人体的每一个穴位就像每一味中药,中药有各自的药性,穴位也有各自的穴性,针刺祛湿的穴位可以选取中脘穴、水分穴、天枢穴、气海穴、足三里、脾俞穴等。而针刺配合艾灸的温通作用,那么祛湿的作用会更强,因为湿气属于阴邪,艾灸性温,属于纯阳之物,因此用来补阳气是最适合不过的了,所以通过艾灸一些特定的穴位,比如丰隆穴、中脘穴、大椎穴、至阳穴、三焦俞等,温阳祛湿的效果就非常好。

平时生活中为了预防暑热,我们还可以选同样能补阳气,温化湿气的轻

留了,酸味有收涩的作用,所以乌梅能减少夏天过度的出汗,同时还能改善寒邪导致的大便溏薄。比如说夏天吃了生冷的东西,很多人会大便溏薄,那么乌梅在这里就起到了封堵的作用,这个封堵也就客观上维护了身体的阳气。

大家如果自己做酸梅汤的话,还可加入陈皮,陈皮是温性的,能燥湿健脾,夏天舌苔容易厚腻,陈皮

手帕,也叫手绢,曾一度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,使用者非富即贵。

欧洲最初把手帕视为荣誉的象征,国家法令不止一次重申:严禁下层社会把手帕作为礼物相互赠送。正所谓上行下效,贵族阶层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。男士用手绢装饰帽子,太太和小姐不带洒上香水的手绢,绝对不会现身社交场所。那时的手帕以绉罗绸缎为原料,用金银珠玉作装饰,平头百姓没资格拥有,也有着实买不起。16世纪初,法国的

贵族开始用浸过香水的“维纳斯手帕”,以区别于平民百姓。

两百年过去了,已是沧海桑田。18世纪开始,手帕昔日的华贵荡然无存,转而以低廉的价格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手帕携带方便,能擦汗、抹泪,做盖布、扎头发,包裹小东西,循环使用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国城乡的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几块手帕。

后来,用植物纤维做成的手帕纸横空出世,它以芳香、卫生、文明的压倒性优势受到青睐。从此,手帕渐渐淡出了市场。我是

个例外,与现代接轨用手帕纸的同时,也在用手帕,这是幼年养成的习惯,也算喜新不厌旧。那么,包里既有手帕纸又有手帕,怎么个用法呢?手帕擦手上的水和脸上的汗,手帕纸擦眼泪、鼻涕、污渍。

至于我为什么要用手帕擦水和汗,应该是不想看到恼人的纸屑,也讨厌植物原料的干硬感,手帕纸的广告语说得再好都没有手帕柔软、舒服、吸水性强。那些像丝巾一般漂亮的手帕,本身就是一种装饰品,手帕纸没得比。还有,撕开塑料的包装抽出一张手帕纸再大大

咧咧丢掉的动作,太浪费也太随便,缺乏一种说不上来的风度。

我可能是个执着细节的人,暗自定了一个标准,成年人用手帕是加分项,反之减分。说我没道理,说我落伍,说我迂腐,不是不可以,我甚至没打算反驳,但这里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。

不管手帕纸的质量如何改进,快消品的潮流如何滚滚而来,我都不会放弃用手帕。从另一方面来说,珍惜自然资源,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,除了继续推行无纸化办公,大家也可以把手帕用起来。



## 夜光杯

## 时尚